

新文學概要

吳文祺著

上海亞細亞書局印行



總論

第一章 導言

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產生，並不是突如其來的。文學的進化，也和社會的進化一樣，是由漸變而至突變的。從漸變的過程看，便是所謂進化；從突變的過程看，便是所謂革命。假使沒有先前的漸變，那後來的突變也不會發生。而且文學的變遷，往往和政治經濟的變遷有連帶的關係的。因此，我們要研究五四以來的新文學，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學的演變，一方面還要從政治經濟的變遷中，去探究近代文學的所以變遷之故。

中國自秦、漢以後至『鴉片戰爭』以前，雖然朝代屢易，而封建社會的

勢力，並沒有根本摧毀。秦漢以來的文學，雖屢經變遷，而內容總跳不出封建思想的圈子之外。所謂漢賦、唐詩、宋詞、元曲，只是體裁的變化，並非根本思想的不同。自鴉片戰爭以後，帝國主義者的大砲，帶來了資本主義的商品，同時也帶來了資本主義的文化。使中國的農村經濟及封建文化，受到了壓迫而漸漸動搖起來。舊的政治制度，處處發現了破綻，於是發生了康有爲、梁啓超等的政治改良運動，即所謂『戊戌變法』。是他們的政治綱領，所謂君主立憲；所謂改良農業，發展工商業；所謂廢科舉，設立各種專門學校，造就農工商業的專門人才，這無非要使中國迅速地走上資本主義的路。（康氏把孔子的學說，加以新的解釋，爲自己變法的主張作護符，這是一種利用，不能作爲康氏崇拜封建文化之證。）只是那時封建勢力很大，他們的新政運動，便很快地失敗了。他們在政治上雖然失敗了，但在文學上卻發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
梁啓超等自政治運動失敗以後，亡命日本，常常撰文以鼓吹他們的政治主張。爲了要擴大宣傳增加效力起見，自然不能不採用平易暢達明白如話的文體，後來成了報章體的老祖宗。

梁氏是首先打破古文義法的人，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論他自己的文章道：「啓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，幼年爲文學，晚漢、魏、晉，頗尙矜鍊；至是自解放，務爲平易暢達，時雜以俚語及外國語法，縱筆所至不檢束；學者競效之，號新文體。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。然其文條理明晰，筆鋒常帶感情，對於讀者常有一種魔力焉。」嚴復說：「任公妙才，下筆不能自休；其自甲午以後，於報章文字，成績爲多，一紙風行，海內觀聽爲之一聳……其筆端又有魔力，足以動人；言破壞，則人人以破壞爲天經，倡暗殺，則人人以暗殺爲地義……」嚴氏是很不滿意於梁氏的，但這幾句話卻正可以說明梁氏文章鼓動力量之大。

不過梁氏的文章，往往憑着感情，隨筆揮洒，有時難免不合邏輯及堆牀疊架之病，如他的少年中國說：

……老年人如夕照，少年人如朝陽。老年人如瘠牛，少年人如乳虎。老年人如僧，少年人如俠。老年人如字典，少年人如戲文。老年人如鴉片烟，少年人如白蘭地酒。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，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。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，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。老年人如秋後之柳，少年人如春前之草。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爲澤，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。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。

梁氏的文章，雖然有許多毛病，但他究竟是第一個衝破古文的藩籬的人，他的新文體，影響了近三十年來的文壇，故錢玄同曾說：「鄙意論現代文學之革新，必數及梁先生。」（胡適文存附錄錢玄同寄陳獨秀書。）

梁氏除了他的新文體以外，還有一樁功績，不能不提到的，就是對於小說的提倡。他曾編了一本小說叢話，中有一條，很可以看出他的文學主張：

文學之進化，有一大關鍵，即由古語之文學，變爲俗語之文學是也。各國文學史之開展，靡不循此軌道。中國先秦之文，殆皆用俗語。觀公羊傳、楚辭、墨子、莊子，其間各國方言錯出者不少，可爲佐證。故先秦文學之光明，數千年稱最焉。尋常論者多謂宋元以降，爲中國文學退化時代。余曰不然。夫六朝之文，靡靡不足道矣。即如唐代，韓柳諸賢，自謂起八代之衰，要其文能在文學史上有價值者幾何？昌黎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。余以爲此即其受病之源也。自宋以後，實爲祖國文學之大進化。何以故？宋後俗語文學有兩大派：其一則儒家禪家之語錄，其二則小說也。書說者，決非以古語之文體而能工者也。本朝以來，考據學盛，俗語文體，

一頓挫。第一派又中絕矣。苟欲思想之普及，則此體非徒小說家當採用而已，凡百文章，莫不有然。雖然，自語言文字，相去愈遠，今欲爲此，誠非易易。吾曾試驗，吾最知之。

此外，他還有一篇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，把小說的價值抬得很高。他自己也從事於創作，如新中國未來記、新羅馬傳奇等，其目的在藉小說以改革政治。在技術方面看，不能算是成功之作。

與康梁同時，從事於詩體解放運動者有譚嗣同、夏曾佑、黃遵憲諸人；而黃遵憲的成績最好。梁啓超飲冰室詩話云：「復生（嗣同字）自喜其新學之詩。吾謂復生三十以後之學固勝於三十以前之學，其三十以後之詩未必能遠勝三十以前之詩也。蓋當時所謂新詩者，頗喜擷摭新名詞以自表異。丙申丁酉間，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，提倡之者爲夏穗卿（曾佑），復生亦綦嗜

之。「譚氏的金陵聽說法云：

而爲上首普觀察，承佛威塵說偈言。一任法田賣人子，獨從性海救靈魂。綱倫慘以喀私德（Caste），法會盛於巴力門（Parliament）。大地山河今領取，庵摩羅果掌中論。

夏曾佑贈梁啓超詩云：

滔滔孟夏逝如斯，亶亶文王鑒在茲。帝殺黑龍才士隱，書飛赤鳥太遲。

冰期世界太清涼，洪水茫茫下土方。巴別塔前分種教，人天從此感參商。

六龍冉冉帝之旁，三統芒芒軌正長。板板上天有元子，亭亭我主號文王。

這種詩當然不是成功之作。但一方面可以看出戊戌前後的士人崇拜新學的風氣，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們對於腐爛庸俗的舊詩的強烈的反抗。

黃遵憲的詩和他們不同。梁啟超曾說：「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，當推黃公度。（遵憲）」（飲冰室詩話）黃氏對於詩有極大膽的主張：

……俗儒好尊古，日日故紙研；六經字所無，不敢入詩篇。古人棄糟粕，見之口流涎，沿習甘剽盜，妄造叢罪愆。黃土同搏人，今古何愚賢？即今忽已古，斷自何代前？……我手寫我口，古豈能拘牽？即今流俗語，我若登簡編，五千年後人，驚爲古爛斑。（人境廬詩鈔）

他有山歌九首，差不多是用白話做的，其第二首云：

人人要結後生緣，儂祇今生結目前。一十二時不離別，郎行郎坐總

隨肩。

其第四首云：

催人出門雞亂啼，送人離別水東西。挽水東流想無法，從今不養五

更雞。

其第六首云：

一家女兒做新娘，十家女兒看鏡光。街頭銅鼓聲聲打，打著心中只

說『郎。』

其第七首云：

嫁郎已嫁十三年，今日梳頭儂自憐。記得初來同食乳，同在阿婆懷

裏眠。

他還有都踊歌、今別離、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、赤穗四十七義士歌諸詩，都是

傳誦一時的名作。

在小說方面，值得提起的，一是林紓的翻譯，一是李伯元等的譴責小說。先說林紓的翻譯小說。

林紓是最早翻譯外國小說的人。他的譯本，雖然有很多的缺點，但在近代中國文學史上，應佔一個重要的位置。第一、歷來的古文家，爲傳統的義法所束縛，沒有長篇的敘事抒情的作品。林氏以古文譯長篇小說，這可說是一個創例。尤其難得的，原文的幽默風趣，他居然能相當地傳達出來。無怪胡適要說『古文的應用，自司馬遷以來，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』了。第二、他常歡喜以外國小說家來比附司馬遷，以外國小說來比附史記，這見解雖然是不對的，但至少（一）可以打破外國文學不如中國的謬見，（二）可以打破一般文人輕視小說的謬見。第三、他是第一個翻譯外國小說的人，後來翻譯

小說的人，大都是受了他的影響的。還有因為讀了他的翻譯小說，引起了創作的興趣，而後來成爲作家者，也不在少數，可見他的影響之大了。

其次，要講一講譴責小說。

魯迅先生論譴責小說道：「……雖命意在於匡世，似與諷刺小說同倫。而辭氣浮露，筆無藏鋒，甚且過甚其辭，以合時人嗜好，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，故別謂之譴責小說。……」（中國小說史略）當時的譴責小說，著名一點的，有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，吳趼人的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，劉鶚的老殘遊記，曾樸的孽海花等。他們都以尖刻的筆法，來暴露封建社會的黑暗面。這正是封建社會崩潰期中的作品的特點。但在文學的技巧上講，他們有兩個共同的缺點：一是描寫過火，一是結構散漫。

在文學批評方面，首先運用西洋的文學原理來批評中國文學作品者

是王國維。

王氏很早就認識小說戲曲之價值。他認紅樓夢爲宇宙之大著述。（紅樓夢評論）他又說：『元曲爲最自然之文學。』（宋元戲曲史）在文學的形式上，他反對用典，他說：「詞忌用代字，美成解語花之「桂華流瓦」境界極妙，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。」（人間詞話）他又推究文人喜用代詞之故：「其所以然者，非意不足，則語不妙也。蓋意足則不暇代，語妙則不必代。」（全上）他又主張採俗語以入文。他說：「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，率用古語，其用俗語者絕無。又所用之字數，亦不甚多。獨元劇以許用襯字故，故輒以許多俗語或自然之聲音形容之，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。」（宋元戲曲史）他論詞曲，尊自然而斥雕琢，重創造而薄模仿。他知道文學的目的在描寫人生，他知道『美術之特質，貴具體而不貴抽象。』他知道文學不是一成

不變的，它永遠在『發生，成長，沒落』，『發生，成長，沒落』……的過程中。他說：「四言蔽而有楚辭，楚辭蔽而有五言，五言蔽而有七言，古詩蔽而有律絕，律絕蔽而有詞。蓋文體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習慣。豪傑之士，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，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。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。故謂文學後不如前，余未敢信；但就一體論，此說固無以易也。」（人間詞話）這幾句話，在現在看來，當然還有罅漏，但發之於三十年前，終算是很難得的了。

從上面看來，可見新文學的胎，早孕育於戊戌變法以後，逐漸發展，逐漸生長，至五四時期而始呱呱墮地。胡適之、陳獨秀等不過是接產的醫生罷了。

參考：

1. 胡適：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。（胡適文存二集。）

2. 鄭振鐸：梁任公先生（中國文學論集）

林琴南先生（全上）

3. 魯迅：清末之譴責小說（中國小說史略）

4. 梁啟超：飲冰室全集。

5. 黃遵憲：人境廬詩鈔。

6. 譚嗣同：莽蒼齋詩集。

7. 王國維：靜庵文集。

宋元戲曲史。

人間詞話。

8. 吳文祺：文學革命的先驅者——王靜安先生（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

研究）

再談王靜安先生的文學見解。（文學季刊創刊號。）